

一字一词总关情^{*1}

——论韦庄的相思与思乡词

许春燕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学报编辑部,江苏 苏州 215104)

摘 要:在晚唐五代词人中间,韦庄以其清丽淡雅的词作而成为花间别调。尤其是在对相思与思乡主题的吟诵之中,寄托了中国古代文人所特有的情绪意志。相思与思乡两大主题贯穿中国文学始终,因其文化同源性而产生了内在的有机联系,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和相互融合性。韦庄在词中注入了真挚的情感与遥深的寄托,耐人寻味。

关键词:韦庄;词;相思;思乡

中图分类号:I2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7)02-0062-05

五代已渐趋成熟,并出现了我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堪称“倚声填词之祖”。花间词人中,温庭筠与韦庄并为两大名家,在推动文人词的发展中功不可没。其中,温庭筠素有“花间鼻祖”之称,以其精绝绮丽成为花间词风的典型代表。而韦庄词清空善转,情深语秀,尤能适密入疏,寓浓于淡,使词从歌舞筵席间的秾艳歌曲,一转而抒情吐性之写意篇什。陈陶《海绡说词》中说到:“词兴于唐,李白肇基,温岐受命,五代缙绪,韦庄为首”^[1]。韦庄词风格迥异于其它花间之作,可谓开词之题材内容一大转变,而历来为论词者所看重的,则是其中对相思与思乡这两大主题的不断摹写与描述。

韦庄,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出生于世家大族,至五代时早已中落。《唐才子传》记载他“少孤资力学,才敏过人”。四十五岁那年到长安应举,时值黄巢起义,陷兵中大病几死,此后在颠沛流离之中尝尽了人间辛酸,直至晚年方否极泰来,位及人臣。可以说,花间词人中论贫困穷厄,莫有过于韦庄者,论显达荣贵,也莫有出其右者。他历经了唐帝国从衰落到灭亡,又目睹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混乱,一生饱受离乱漂泊之苦。也许正是因为有着如许坎坷艰辛、大起大落

的人生经历,才使其词作具有与花间词人一味剪红刻翠不同的艺术风貌,可谓让人耳目一新的词中别调。

韦庄现存词作四十八阕,内容题材十分广泛,既有相思相忆的悲喜交结、漂泊游子的天涯归思、人生苦短的无奈吟叹,也有民俗风情的白描写照、深宫寂寞的凄楚幽怨、悲欢离合的道尽心曲。如此广泛复杂的题材在花间诸作中还是不多见的,而其中所占比重最大的是相思与思乡之词,正是在对相思与思乡这两大主题的反复吟咏中,端己词的独特魅力才凸显出来。

相思之作,自《诗经》肇其始便不绝如缕,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盛久不衰、时久弥笃的主题。无论是“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诗经·王风·采葛》)的自然流露,还是“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秦风·蒹葭》)的深婉动人,无论是“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李商隐《无题》)的溢于言表,还是“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鱼玄机《江陵愁望寄子安》)的惆怅满怀,相思之诗以其曼妙婉转、动人肺腑而使古今文人为之倾心。在古典诗歌的格律化进程中,在由

* 收稿日期:2006-03-28

作者简介:许春燕(1975-),女,江苏常州人,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诗向词的过渡中,相思这一主题不仅以其内在的情韵调节了文学与声律的关系,更使相思主题凭借着词体而相得益彰。《乐府指迷》说:“作词与诗不同,纵是花卉之类,亦须略用情意,或要入闺房之意……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2]《赌棋山庄词话》称:“夫词多发于登临送归,故不胜其缠绵悱恻,即当歌对酒,而乐极哀来,扣心渺渺,阁泪盈盈,其情最真,其体亦最正矣。”^[3]由此可见,男女之情爱与寄托见长的词之体性有着难于言说的内在相通性。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花间集》中五分之四的篇幅为相思之作,而就单个作家而言,温庭筠以相思之作为主,韦庄亦复如是。经过千年的演化,到了词中,相思之情,一跃而占据了半壁江山。

然而同是相思之作,审美风貌却不尽相同,《诗经》的纯朴本色,乐府的浅语深情,李商隐的朦胧诡异,温庭筠的华丽精巧,无不让人叹为观止。在“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欧阳炯《花间集序》)的花间词中,韦庄却显示出一种独特的清简疏淡,并以这种独特的词风与温词分庭抗礼,开词家清疏之先声。

试看这首《荷叶杯》:

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水堂西面画帘垂。携手暗相期。惆怅晓莺残月。相别,从此隔音尘。如今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无因。

词的上片假“记得”二字,追忆初欢,下片再写离别情景。往事皆历历在目;结尾抒发了漂泊天涯,重聚无由的慨叹。全词造语淳朴,声口如见,融注了极为深挚的思恋怀念,读来顿觉凄怆无穷。《古今词话》载:“韦庄以才名寓蜀,王建割据,逐羁留之。庄有宠人,资质艳丽,兼擅词翰。建闻之,托以教内人为词,强庄夺去,庄追念悒怏,作小重山空相忆……情意凄怨,人相传播,盛行于时,姬后传闻之,遂不食而卒。”^[4]这虽是小说家言,却也可使读者一窥词人的情深意重。

离别本是人生常有的际遇,在那种离乱的时代里更不足为奇,而作者却以其深刻的感悟力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使这种人之常情显得格外动人。他善于从内在的角度切入,选择意象的内涵偏重于主观情思的直接传达和有关事件的详明记叙,甚至直接关注到人的形容举止与心理变化的过程。他的词作以情的表达为主,所谓的景,则

是依人而设,为情所设,甚至可以成为主观情感的外化形式和外在象征,这就不同于温庭筠多专注在铺排客观事物以牵引烘托。同时,韦词的意象组合空疏,时空过渡发展层次也井然有序。所以词的脉络神理清晰连贯,设色敷彩清丽淡雅而绝少当时的腻丽浓重,造成整体境界发露直白而不深隐委曲,中间却处处涌腾着感情的潮流,那悲伤,那思念,甚至那惆怅迷茫的叹息都发自内心深处,厚重深挚,令人品味不尽,使人想见风度。

吴衡照《莲子居词话》里评道:“韦相语空善转,殆与温尉异曲同工,所赋《荷叶杯》真能摅摅辘轳之忱,发脚蹑之爱。”^[5]后之论词者评价温韦的不同,都有精辟的论述,如叶嘉莹在《从〈人间词话〉看温韦冯李四家词的风格》一文中指出:“端己的词从外表看来,虽然仍不脱《花间词》的风格,可是他却把在《花间词》中被写得极滥了的闺阁愁绪、相思离别的情景,注入了新鲜的生命和个性,已不仅是徒供歌唱的艳曲而已,而是切实可以抒情写意的个人创作了……这种真切、极具个性的风格,不仅为端己词的一大特色,而且也当是晚唐五代词在意境方面的一大演进,使词从徒供歌唱的、不具个性的艳曲,转而为可供作者抒写情意的极具个性的文学创作了。”^[6]不难发现,韦庄的确是在词中融入了自己的真情实感,能以浅语造深情,只寥寥几笔便使作品充满生命气息。

除此以外,韦庄词还有凭劲直真切取胜者,其述情表意,但求酣畅淋漓、明白吐露,而绝不用半点曲笔,绝不留一点余地,作决绝语亦堪称道,如这首《思帝乡》: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这首词从民间文学中吸取了养料,继承了传统的白描手法,从明媚春光的描述发端,以下全是女主人公坚持强烈的内心独白,这些直切透骨的痴情语一泻尽吐,往而不复,天真质朴、热情真挚都臻至极尽,真可谓填词中之古诗十九首。

二

如果说如“弦上黄莺语”(韦庄《菩萨蛮》)般清丽婉转的相思之词正是唐五代词人花大笔墨所在,那么韦庄的思乡之词与同时代的词人相比则显得较为特殊。

游子思乡,这是常见的文学题材之一。热爱乡土、看重亲情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也是历来受重视的忠孝思想的折射。中国古代的文人总有难以摆脱的眷眷乡怀,商旅游客,仕子走卒,无论走到哪里,魂牵梦绕的总是家园、乡土、故国。“孤灯燃客梦,寒杵捣乡愁”(岑参《宿关西客舍寄东山严许二山人》)，“若为化得身千亿，散向峰头望故乡”(柳宗元《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这种强烈的怀乡之情源自于我们民族视乡土为生息之地的观念,因而,“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屈原《九章·涉江》),“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陶渊明《归园田居》),这便成为古今炎黄子孙系之于心的愿望。这一主题是个人内在的生命力和 社会宗族伦理道德规范之间某种必然联系的集注灌注,因其极强的吸附力而贯穿文学史的始终。

思乡的主题,因其时代背景的不同而有着一一定的区别。《诗经》中体现的是血缘伦理观念,屈原则在故土之思中寄托了政治理想的失落,此后因征戍徭役、游宦求仕而起的故土之思渐渐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虽然思乡缘起众多,却大都寓意着个体在现实中的寂寞与彷徨,失意与落拓。表面上的情感看似对故园乡土的追恋,实际多是一种内心失意情绪的寄托。当诗人在生活中遭遇坎坷不幸时,遥远的故乡往往被赋予理想化的色彩,离开得愈久,其吸附力往往越大,从而成为诗人诗意的栖居空间。

几乎任何一种体裁都有大量的怀乡之作,词也不例外。当词还在民间孕育时,便“有边客游子之呻吟”(王重民《敦煌曲子词乐自序》)。然而到了晚唐五代,便成了“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其内容都无非樽前宴享,儿女情长。在那样一个“满耳笙歌满眼花,满楼珠翠胜吴娃”(韦庄《隋金陵府相中堂夜宴》)的畸形繁华的时代,在这样一种思乡恋土的纯挚感情几近被湮没掉时,当我们为词的浮艳绮靡而慨叹时,韦庄却能别开生面,把笔触及到内心深处的思乡情绪,给一片香艳的词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恰如清风拂面,让人清新神怡,又不乏值得深思体味的深沉内蕴。

其中,以《菩萨蛮》最为著名: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

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词的上半片描绘了江南怡人的景色,美的人物,俨然的生活,似有劝留之心。而言外之意却又不难看出:游子的本意仍是要还乡的,未言及其思乡,而思乡之情、还乡之意已跃然于纸上。全词语言直切,看似浅白易懂,又寓含深意于其中。尤其是“还乡须断肠”一句,引发了读者深沉的思索,可谓言尽意不尽。同样的还有“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菩萨蛮》),难怪《白雨斋词话》中说:“韦端己词似直而行,似达而郁,最为词中胜景。”^[7]

与大多数诗人一样,韦庄在他的思乡词中,寄寓的也是他在现实中的困惑、矛盾和失意之情。韦庄一生饱历艰辛,读书时数米而炊,秤薪而爨,又早尝寇乱,间关顿蹶,漂泊流浪之苦,去乡怀国之痛的深刻体验,在他的诗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明日五更孤店月,醉醒何处泪沾巾”(《东阳酒家赠别二绝句》),“若见青云旧相识,为言流落在天涯”(《送人归上国》),“声声林上鸟,唤我北归秦”(《遣兴》)……复杂的生活经历使他不同于长期流连于都市歌楼舞榭、沉溺于酒色声妓的温庭筠,他不必过多考虑如何以歌娱人的传统,也相对淡漠了词佐欢酬宴的实用功能,而别能将诗的价值观念引入到词这种新兴的文学样式中来。于是可以极力摆脱缘调赋题的束缚,直接抒写自我情怀思绪,充分表现出特定的人生内容,寄寓对故国家乡的深沉眷念。这样的词在他的作品中占有近五分之一,如这首《清平乐》:

春愁南陌,故国音书隔。细雨霏霏梨花白,燕拂画帘金额,尽日相望王孙,尘满衣上泪痕。谁向桥边吹笛,驻马西望销魂。

词人只用简单的几笔,便勾勒出一个尘土满面饱经沧桑的浪子,面对着如画的春景,思忆故国,在笛声中黯然神伤。在这里,思乡已经转而为恋国。韦庄历游诸地,举目有山河之异,流淌漂泊,寓目缘情,一咏一觞之作,都能感人肺腑。其著名的《台城》诗:“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故国黍离之悲,凄怆悲凉,动人情怀。正如杜甫《吹笛》中由吹笛而联想到的“故园杨柳今摇落,何得愁中曲尽生”,二者的难言隐痛如出一辙。

少年时的生活困顿、流离失所，中年时的求仕坎坷，游宦中的矛盾痛苦，通过他的思乡之词，一一展现于我们面前。他前逢黄巢农民大起义，后遇藩镇割据大混战，自称“平生志业匡尧舜”（《关河道中》），因而，对唐王朝的赤诚忠心是他思想的核心所在，忧时伤乱则是他诗歌的重要题材。他对战乱中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深表同情，对唐室“中兴”持有热切的期待，对离乱中的君主皇族多有眷念，更在诗中抚今追昔，为唐王朝的衰微唱出了深沉的挽歌。因此，即便到晚年仕蜀，“托在腹心，首预谋画，其郊庙之礼，册书赦令，皆出庄手”（《唐才子传》），他仍然无法忘记故国河山，终其一生都难以摆脱浓重的恋乡情结。壮年时的韦庄以一句“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而被赞为“秦妇吟秀才”，名传天下，而老年时的韦庄却将此诗束之高阁，绝口不提，空自在哀怨的伤感中遥思故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诗人的悲哀。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谓：“端己《菩萨蛮》云：‘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又云：‘凝恨对斜晖，忆君君不知。’《归国遥》云：‘别后只知相愧，泪珠难远寄。’《应天长》云：‘夜夜绿窗风雨，断肠君信否？’皆留蜀后思春之辞，时中原鼎沸，欲归不能，端己人品未为高，然其情亦可哀矣。”^[7]此说受常州派比兴寄托之说的影响，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处，但不可否认端己确有一部分词存在这样的情况，这也是自古至今，文人的传统心理模式和思维定向使然。这也使我们洞悉，韦庄的思乡之作饱含着复杂而矛盾的情感，有个人的一己之伤，亦有家国的愁恨绵绵。

三

相思与思乡成为在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及思维形式下的中国文人长期吟唱不止的两大题材。相思是两情相悦，一己之思，是一种自我意识的情感流露；而思乡则是带有血缘家法制度积淀痕迹的内心情结，是维系邦族群体的巨大情感纽带，具有伦理规范性。相思可以使人刻骨铭心，凄楚绝望乃至断肠而死，为情而亡；而思乡却多是凄怆悲凉，终了一生。“相思重视的是未来的憧憬，企冀早日与异性对象或广义中的意中人幸晤，思乡则痴迷于童年生活与昔日故里桑梓的甜蜜可亲，热望重新回归旧的文化环境之中，二者虽都属于亲属体系的情感派生物，但这体系分夫妻型与父子

型，相思带有夫妻型的不连续性、独占性与选择性，思乡则带有父子型的连续性、包含性与权威性。”（许烺光语，转引自张猛《人的创世纪》）乍一看相思和思乡有着很大的差别，其实二者又有内在的有机联系和一定的共通性和相互融合性。

这两大主题的表达，或通过抒怀，或借助咏物，比兴寄托，大有相通之处。尤其是在意象的选取上，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在韦庄的词中，许多惯常的意象，依傍着两大主题共有的惆怅伤感之情而成为特有的文化符号载体，“月”成为其中出现最多的原型意象。月光因其阴晴圆缺象征着时间的流逝，生命的珍贵；月光因其千里相共而使有情之人可以逾越空间，相伴相随相抚相慰。月光给予人们的是一个臆想无穷的境界，人们得以在月光中寄托种种不尽相同的情感。“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月夜忆舍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望月怀远》）前者是望月思乡，后者是因月怀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诗经·陈风·月出》）是以月喻美人，“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欧阳修《生查子》）则是月夜人相思。韦庄词中“月”这一意象常常伴随着黯淡而低沉的情绪，“梦觉半床斜月，小窗风触鸣琴。”（《清平乐》）“露冷月残人未起，留不住，泪千行。”（《江城子》）

此外，雨、灯、滴漏等意象也频频出现，成了词人抒发个人感慨的有效载体，象征着词人在思乡与相思中内心的孤独与寂寞难诉。“何处，烟雨，隋堤春暮”（《何传》），“闷杀梧桐残雨，滴相思”（《定西番》），“惆怅梦余山月斜，孤灯照壁背窗纱”（《浣溪沙》），“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杆”（《浣溪沙》）……这些意象原本都是不带有主观情意的自然物象，在中国文学中却被刻意营造成传统的抒情意象，融注了作者特有的感受、体验、情绪和心态，具有丰富的人生意蕴和审美价值。

另一方面，相思与思乡因其文化上的同源特质，而呈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融合性。在屈原那里，相思求女意指企慕贤君，恋土怀乡则是故国难辞。他使相思与思乡的主题共同染上了政治的色彩，使后代的诗人把仕途理想的怅惘迷茫以比兴寄托的手法在思乡怀人的主题中婉转道来。善言词者，常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而古往今来不得志于时者，更是寄情于此。这便是古人常可以借相思来表达思乡之情、借思乡

来表达中国文人在建功立业中的内心纠葛的缘故。这样,相思与思乡便常常暗合了某种共同的情愫。

在端己词中,除了直陈思念故国家园之作,也不乏此类有寄托深意之作,如《归国遥》其二:

金翡翠,为我南飞传我意,罨画桥边春水,几年花下醉。别后只知相愧,泪珠难远寄,罗幕绣帏鸳被,旧欢如梦里。

吴梅在《词学通论》中说:“端己《菩萨蛮》四章,惓惓故国之思,最耐寻味,而此词南飞传意,别后知愧,其意更为明显。”^[8]这首词明显是借男女欢情抒发词人眷恋故国的感情。开头作者借金翡翠这一传说中的飞禽来传达他的心意,正如李商隐之“青鸟殷勤为探看”,增添了词作浪漫的气息。接着便是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春色旖旎里两情相悦的幸福生活,以反衬别后的凄凉寂寞。下阕则直陈相思之苦,愧疚之情。因为如今天涯异乡,难以重温旧梦,作者的离悲与泪珠难以远寄,明天相

见无期,却仍然难以割舍这段感情。全词语淡情深,悲苦自见。这与他晚年的遭遇不谋而合,有黍离之悲却不得不作强忍之态,故国之思,已隐然于情词之下。韦庄借恋情抒怀国之情词大多有着显疏的意象境界,淡秀清丽的审美风格,其中又蕴涵着深挚真挚的情意,凄然悱恻,让人了然于目,神会于心,而又不流于程式化的浅白,仍是“寄托深远”,别具耐人体会的胜境。

在相思与思乡这两大主题中,一字一词总关情。韦庄词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融会贯通,凸现出了中国古代文人情感系统所特有心理特征,其成就毫不亚于温庭筠。刘熙载《词概》中说:“温飞卿词精妙绝人,然美不出乎绮怨,韦端己、冯正中诸家词,留连光景,惆怅自怜,盖亦易飘扬于风雨者,若第论其吐属之美,又何加焉?”^[9]韦庄词有韵、有味、有骨,清丽自然,文质彬彬,堪称花间冠冕。他晚年作为中原名士入蜀,年辈既高,官居相位,在当时的西蜀文坛自然是执年耳的盟主,也因此而影响了周围一大批作家,乃至后世的李清照和苏轼。

参考文献:

- [1] 陈洵. 海绡说词[M]//唐圭璋. 词话丛编. 第五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6:4837.
- [2] 李义山. 乐府指迷[M]//唐圭璋. 词话丛编. 第一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6:281.
- [3] 谢章铤. 赌棋山庄词话[M]//唐圭璋. 词话丛编. 第四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6:3451.
- [4] 杨湜. 古今词话[M]//唐圭璋. 词话丛编. 第一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6:20.
- [5] 吴衡照. 莲子居词话[M]//唐圭璋. 词话丛编. 第三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6:2401.
- [6] 叶嘉莹. 从《人间词话》看温韦冯李四家词的风格[M]//叶嘉莹. 叶嘉莹说词.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36.
- [7] 陈廷焯. 白雨斋词话[M]//唐圭璋. 词话丛编. 第四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6:3779.
- [8] 吴梅. 词学通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56.
- [9] 刘熙载. 词概[M]//唐圭璋. 词话丛编. 第四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6:3689.

Each Word is about Feeling

——Weizhuang's Ci of feelings about love and longing for native place

XU Chun - yan

(Suzhou Art and Design Technology Institute, Jiangsu Suzhou 215104, China)

Abstract: Weizhuang was an extraordinary poet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His Ci is so elegant and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Huajian Ci. He liked to express his feelings about love and longing for native place in his Ci. This kind of feeling includes the spirit of the archaic literati of China. The themes of love and longing for native place are eternal in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 are internal relations and intercommunity between these two because of the culture homology. Weizhuang put a sincere feeling in his Ci, which is very interesting.

Keywords: Weizhuang; Ci; love feeling; longing for native place